

周禮疏

十七

# 周禮疏卷第十九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豕沈祭山林川澤

以醯辜祭四方百物

釋曰此一經言祭地示三等之禮尊卑之次亦是歆神始也云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者此皆地之次注不言祭地此祀先薦血以歆神已下二祀不復用血也皆地祇祭地

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

於稷湯遷之而祀棄故書祀作禩醯為罷鄭司農云禩當為祀書亦或作祀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罷

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立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

周禮一九

侯集

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為立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

后土食於火土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不見四寶者四寶五嶽之匹或省文祭

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醯醢牲鬐也鬐而磔之謂磔穰及蜡祭郊特牲曰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

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

盡也釋曰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者此經對上經祭天天則大次小三者具此經雖見三祀唯有次

小祀而已以其方澤與昊天相對此經方澤不見者此血祭下仍有豕沈與醯辜二祀三祀具得與上天神三者相

對故闕大地也且社稷亦土神故舉社以表地示鼓人職亦云靈鼓鼓社祭亦舉社以表地此其類也若大地方澤

當用瘞埋與昊天煙相對故鄭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云陰祀自血起者對天為陽祀自煙起貴氣臭

同也云社稷土穀之神者案孝經緯援神契云社者五土之摠神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爲長五穀不可偏虧故立稷以表名郊特牲亦云社者神地之道社者土之神稷者穀之神故云土穀之神也云有德者配食焉云云至而祀棄案左氏昭公二十九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則是死乃配社食之云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者案左傳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案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若然稷祀棄實在湯時云夏之衰者遷柱由旱欲見旱從夏起故據夏而言也是以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注云犧牲旣成粢盛旣潔祭以其時而旱曠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法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其早在夏之時驗也先鄭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者先鄭意此五祀即掌次云祀五帝一也故云五色之帝後

鄭不從者案司服云祀昊天與五帝皆用大裘當在圓丘與四郊上今退在社稷之下於王者宮中失之遠矣且五帝天神當在上經陽祀之中退在陰祀之內一何陋也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者此先鄭從古書罷於義未可故後鄭不從罷從經驅爲正其云披磔牲以祭仍從之矣云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者此舉漢法以況驅辜爲磔之義必磔狗止風者狗屬西方金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立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者生時爲五官死乃爲神配五帝在四郊知在四郊者鄭即引月令四時四立之日迎氣在四郊并季夏迎土氣是五迎氣故鄭云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也云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者但迎氣迎五方天帝雖不言祭人帝案月令四時皆陳五德之帝大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等五德之帝并五人神於上明知五人神爲十二月聽朔及四時迎氣而陳故鄭此注及下青圭赤璋之下注皆云迎氣時并祭五人帝五人神也云少昊氏之子曰重已下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問

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  
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  
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  
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  
后土為社稷為田正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趙商問春  
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犁為祝融共工氏有  
子曰句龍為后土其二祀五官之神及四郊合為犁食后  
土祭法曰共工氏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  
以為社社即句龍荅曰犁為祝融句龍為后土左氏下言  
后土為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犁兼之因  
火土俱位南方此庄云犁為祝融后土食于火土亦惟見  
先師之說也云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  
恒山中曰嵩高山者此五嶽所在據東都地中為說案大  
司樂云四鎮五嶽崩注云華在豫州嶽在雍州彼據鎬京  
為說彼必據鎬京者彼據災異若據洛邑則華與嵩高並  
在豫州其雍州不見有災異之事故注有異也案爾雅江

禮記卷十九

徐志

河淮濟為四瀆為定五岳不定者周國在雍州時無西嶽  
故權立吳嶽為西嶽非常法爾雅不載以東都為定故爾  
雅載之也若然此南嶽衡案爾雅霍山為南嶽者霍山即  
衡山也故地理志揚州霍山為南嶽者山今在廬江彼霍  
山與冀州霍山在嵩華者別云不見四寶者四寶五嶽之  
匹或省文者五嶽四瀆相對若天地故設經省文惟見五  
嶽也若然下云狸沈祭山林川澤五嶽歆神雖與社稷同  
用血五嶽四瀆山川之類亦當狸沈也爾雅云祭山曰廋  
縣者或異代法耳若然廋縣既非周法而校人云凡將事  
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云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  
以祈沈禮與玉人云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注云其祈  
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彼亦言祈沈者祈沈雖非周  
法引以況義無嫌也云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  
含藏者經理沈祭山林川澤摠言不析別而說故鄭分之  
以其山林無水故埋之川澤有水故沈之是其順性之重  
藏也云醯醢牲芻也者無正文蓋據當時醯醢牲體者脩

從胃臆解折之故以胃言之云謂磔禳及蜡祭者案禮記月令云九明磔禳又十二月大儻時亦磔禳是磔牲禳去惡氣之禮也云及蜡祭者案彼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謂天子於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於郊而為蜡法此所引郊特牲曰八蜡已下彼據諸侯行蜡法彼云八蜡以記四方不作祀作祀者誤云八蜡以記四方者謂八蜡之禮以記四方諸侯知順成不順成若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若四方諸侯年穀有不順四時成熟者其八蜡不得與四方成熟之處通祭八蜡也云以謹民財者八蜡既不通明民不得行黨正飲酒奢侈之事故云以謹民謹民謂謹節民之用財之法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者彼注云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云祭百種以報嗇也者謂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以報收嗇之功故云祭百種以報嗇也云享農及郵表畷者彼注云農謂田畷典田大夫郵表畷止也謂田畷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是郵行往來立表畷止於其下是

周禮十九

四

王珣

止息之處有神亦祭之云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者八蜡者案彼祭有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蜡之中有猫虎是禽獸也云仁之至者據饗先嗇司嗇及農是仁恩之至義之盡者據饗猫虎坊與水庸郵表畷之等是義之盡引之者證祭亦磔牲之事也

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

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釋曰此一經陳

享宗廟之六禮也此經若細而言之即有六禮摠而言之則亦有三等之差肆獻裸是禘之大祭以饋食是禘之次祭以春享以下是時祭之小祭若以摠用袞冕大牢言之此亦皆為大祭也故酒正注云大祭者王服大袞袞冕所祭是也此六者皆言享者對天言祀地言祭注宗廟之祭故宗廟言享享獻也謂獻饌具於鬼神也注有此六享

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裸之言灌灌以鬱也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禘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禘言肆獻裸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釋曰云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者此則吉禮十二之中處其六也云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者但周法有三年一禘則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豳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列昭穆序父子是禘之義也若殷則禘於三時周則秋禘而已又有五年一禘禘則各於其廟爾雅云禘大祭者禘是摠名祭法祭天圓丘亦曰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夏正郊天亦曰禘夏殷四時之祭夏祭亦曰禘

周禮十九

五

陳安

但於周宗廟之祭則有五年禘禘雖小於禘大於四時亦是禘之名也云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者薦孰當朝踐後爛祭時故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殺鄭云孰其殺謂體解而爛之是其饋獻獻以盞齊之節故云薦孰時但體解之時必肆解以為二十一體故云肆也云獻獻醴謂薦血腥也者此是朝踐節當二灌後王出迎牲祝延尸出戶坐於堂上南面迎牲入豚解而腥之薦於神坐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故云謂薦腥也云裸之言灌者經云裸者是古之裸字取神示之義故從示鄭轉從灌者以鬱鬯灌地降神取澆灌之義故從水言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者凡宗廟之祭迎尸入戶坐於主北先灌謂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尸得之歷地祭訖卒之奠之不飲尸為神象灌地所以求神故云始獻尸求神時也言始獻對後朝踐饋獻醑尸等為終故此稱始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者人之歛吸出入之氣為魂耳目聰明為

魄人死魂氣歸於天為陽形魄歸於地為陰祭時作樂為陽是求諸陽灌地為陰是求諸陰故云求諸陰陽之義也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者此二代自相對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故云求諸陰灌是也引之者欲見周人祭先灌之意云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禘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如向所說具先灌訖王始迎牲次腥其俎腥其俎訖乃爛爛祭訖始迎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其順也今此經先言肆肆是饋獻節次言獻是朝踐節後言灌灌是畢在先之事是於禘逆言之也言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既從下向上為文即是於下五享與上禘祭皆有灌獻肆三事矣故云六享俱然云禘言肆獻灌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者禘言肆獻灌明禘亦有之禘言饋食食是黍稷則禘亦有黍稷矣著明也明有黍稷互相備矣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者此以周衰禮廢無文可明春秋左氏傳云周禮盡在魯即以春秋為魯禮今言魯禮者

周禮十九

六

黍稷

指春秋而言也春秋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謂若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大廟也僖公以僖三十三年薨至文二年秋八月於禮雖少四月猶是三年喪畢而為禘祭也是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太祖謂周公廟周公廟中而為禘祭也云明年春禘於羣廟者此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得知矣案僖公八年及宣公八年皆有禘文則知僖公宣公三年春有禘可知何者以文公二年禘則知僖公宣公二年亦有禘僖公宣公二年既為禘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禘是三年禘更加七年八年添前為五年禘故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是明年春禘明矣故云明年春禘於羣廟也云自爾以後五年而再躬祭者公羊傳文躬大也除明年春從四年已後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八年之中四年五年六年為三年禘七年八年添前為五年禘是五年再躬祭也云一禘一禘者是禮識文謂五年之中為一禘一禘也鄭言此者欲見肆獻裸及饋食三者為禘從三年喪畢後為始之意也從禘

祀已下至此吉禮十二皆歆神始何者案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已下下復云圜鍾為宮若樂六變天神皆降若樂八變地示皆出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鄭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彼先奏是樂以致其神則天神地示人鬼皆以樂為下神始也彼鄭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裸焉據宗廟則此上下天神言煙地示言血此宗廟六享言裸是其天地宗廟皆樂為下神始煙血與裸為歆神始也又案禮器與郊特牲皆言郊血大享腥三獻燔一獻熟者皆是薦饌始也以其郊是祭天而言用血大享是祫祭先王而言用腥三獻是社稷而言用燔一獻是祭羣小祀而言用熟與此是其先彼是其後後為薦饌可知故郊言血大享言腥三獻言燔一獻言熟也

### 以凶禮哀邦國之

**憂** 釋曰此凶禮之目也邦國者亦如吉禮舉外以包注哀內之義凡言哀者皆謂彼凶災從後以物哀之也注謂

周禮十九

七

洪乘

救患分裁凶禮之別有五 釋曰云一哀謂救患分裁者此據左氏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引之者證哀者從後往哀之義言救患分災討罪者救患即邢有不安之患諸侯城之是救患也分災謂若宋災諸侯會於澶淵謀歸宋財是分災也討罪謂諸侯無故相伐是罪人也霸者會諸侯共討之是討罪也三者皆是 以喪禮哀死亡 注哀謂親者服相哀之法故并引之焉疏者合禮

釋曰諸經云亡者多是逃亡此經鄭不解亡則亡與喪為一以其逃亡無可哀故也云哀謂親者服焉者據上文云哀邦國之憂則此亦據諸侯邦國之內而言但天子諸侯絕傍期傍期已下無服若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亦有服今鄭云親者服焉疏者合禮者鄭廣解哀義不專據天子諸侯之身也案士喪禮親者不祔命注云大功已上有同財之義無歸舍法鄭云親者服焉據大功親以上直有服無舍法若小功以下有舍并有服也若然此據大夫已



下而說天子諸侯雖無服其含禭則有之故春秋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士喪禮君使人禭明天子諸侯於臣子皆有含也

### 以荒禮哀凶札

注荒人物有害也曲禮曰歲凶

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札讀為截截謂疫厲

釋曰云荒人物有害者經云荒以為目下

云凶札則荒中有凶是物有害荒中兼有札是人有害案

司服云大札大荒則素服注云札疫病荒飢饉者彼不以

荒為目以荒替凶處故彼注荒為飢饉不為物有害也曲

禮曰以下案彼注不祭肺則不殺也馳道不除為妨民取

蔬食也皆自賤損若然君言不祭肺馬不食穀祭事不縣

則大夫士亦然大夫言不食梁梁加穀士飲酒不樂則人

君日食黍稷稻粱亦賤於飲酒亦不樂君臣互見為義也

云札讀為截截謂疫厲者鄭讀從截絕之義故也春秋有

天昏札瘥是厲鬼為疫

病之事故云謂疫厲也

以弔禮哀禍哉

注禍哉謂遭水火宋大水

周禮十九

八

陳保

魯莊公使人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案盛如何不弔廢焚

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

釋曰禍哉謂遭水火鄭知義然者以上下文驗之此禍災

當水火故引水火二事為證也案莊十一年秋宋大水魯

人使弔之傳例兩三日已上為淫廢焚孔子拜鄉人為火

來者事見禮記雜記云亦相弔之道者謂亦如魯莊公弔

也

### 以禴禮哀圍敗

注同盟者合會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

宋災故是其類

釋曰此經本不定若馬融以為國敗正

本多為圍敗謂其國見圍入而國被禍敗喪失財物則同

盟之國會合財貨歸之以更其所喪也必知禴是會合財貨非會諸侯之兵救之者若會合兵當在軍禮之中故知此禴是會合財貨以濟之也故大行人云致禴以補諸侯之災小行人亦云若國師役則命禴禴之是其有財貨相補之驗故引左氏澶淵之會為證也案左氏傳為宋災諸侯之大夫謀歸宋財是以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

孫薑宋向成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  
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澶淵  
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又云書曰某人某人尤之也若然  
既而無歸宋財引者此取本謀歸宋財一邊義無嫌也

**恤禮哀寇亂**

注恤憂也鄰國相憂兵作於外為寇作於  
內為亂釋曰云鄰國相憂者亦上云哀

邦國之憂據諸侯為說故鄭以鄰國解之云兵作於外為  
寇作於內為亂者案文公六年魯惠伯云兵作於內為亂  
於外為寇又成公十七年長魚矯曰臣聞亂在外為姦在  
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據此文既言寇亂當據惠伯  
之言為義也而云哀之者既不損財物當遣使往諮問安不而已

**以賓禮親邦國**

注親

謂使之相親附賓禮之別有八釋曰經既云親邦國故  
鄭還以使諸侯相親附解之即下文相朝聘之義是也賓  
禮之別有八者即下文八者皆以口間之者是也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

周禮十九

九

下

**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躬見曰同**

注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

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  
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  
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  
期而俱至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  
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  
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躬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  
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  
所命之政如王巡守躬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  
曰云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者案此經文皆云見是  
下於上稱見故云諸侯見王為文也秋官大行人云春朝  
諸侯之等皆云朝覲諸侯是王下見諸侯為文故彼注云  
王見諸侯為文二者相對為文不同以彼是天子見諸侯  
之義故圖天下之事以比邦國之功皆據天子為主故以  
天子見諸侯為文此則諸侯依四時朝天子故以諸侯見

天子爲文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  
觀秋或遇冬者諸要服以內侯甸男采衛要之等云四時  
分來春東方六服當朝之歲盡來朝夏南方六服當宗之歲  
盡來宗秋西方六服當覲之歲盡來覲冬北方六服當選之  
歲盡來遇是其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之事也云朝  
之言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  
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者此鄭解其名也四  
方諸侯來朝覲天子豈有別意乎明各舉一邊互見爲義耳  
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者非謂時常月直是事至之時故云時  
者言其無常期也言諸侯有不順服此解時之義也云王將  
有征討之事者諸侯既不順服明知有征討之事也云則既  
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者此司儀及覲禮所  
云爲壇合諸侯是也云命事者謂命以征討之事即大行人  
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禁是九伐之法也云春秋傳曰有事  
而會不協而盟者此昭三年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  
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引之者證時會之義但是霸者會盟諸侯非王者法引之者  
取一邊證爲壇會盟之事同若然當諸侯有不順王命者不  
來其順服者皆來朝覲天子一則顯其順服二則欲助天子  
征討故來也云既朝覲者若不當朝之歲則不須行朝覲於  
國中直壇朝而已其當朝之歲者則於國中春夏行朝宗於  
王廟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廟也故鄭云既朝覲王  
爲壇於國外也云躬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  
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鄭知十二歲  
者案大行人云十二歲王乃巡守躬國若王無故則巡守  
王制及尚書所云昔是也若王有故則此云躬見曰同及  
大行人云躬國是也云躬同者六服衆皆同來言躬國者  
衆來見於王國其事一也鄭知爲壇於國外者覲禮云諸  
侯覲于天子爲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  
方明于其上鄭注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躬同  
也明知諸侯躬見亦爲壇於國外若巡守至方嶽然云所  
命之政如王巡守者巡守命政則王制所云命典禮考禮

命市納價之類又尚書所云歲二月東巡守已下修五禮  
五王及協時月正日之等皆是也云躬見四方四時分來  
終歲則徧者若四時服數來朝則當朝之歲大行人所云  
侯服年年朝甸服二年朝男服三年朝采服四年朝衛服  
五年朝要服六年朝各隨其年而朝若躬見曰同春則東  
方六服盡來夏則南方六服盡來秋則西方六服盡來冬  
則北方六服盡來故云四時聘曰問躬覲曰視注時聘者  
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  
瀆為小禮躬覲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  
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釋曰此經二  
者是諸侯遣臣聘問天子之事鄭知時聘是無常期者以  
其與上文時見同言時則知此時聘亦無常期也云天子  
有事乃聘之焉者上時是當方諸侯不順服其順服者當  
方盡朝無遣臣來之法其餘三方諸侯不來諸侯聞天子  
有征伐之事則遣大夫來問天子故云天子有事乃聘之

周禮十九

十一

王金

焉云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者瀆數也天子  
無事不敢數遣大夫聘問天子以是故有事乃遣大夫問  
也必知時聘遣大夫不使卿者以其經稱問案聘禮小聘  
曰問使大夫此經云曰問明使大夫也云躬覲謂一服朝  
之歲以朝者少者以其周法依大行人諸侯服數來朝則  
有一服朝之歲諸侯既不自朝明使卿來聘天子故稱躬  
躬衆也若躬見然云朝者少卿來則衆也云諸侯乃使卿  
以大禮衆聘焉者鄭知使卿以大禮者見聘禮大聘使卿  
此既諸侯使臣代己來明不得使大夫故知使卿以大禮  
矣聘焉使卿為大禮對使大夫為小禮也云一服朝在元  
年七年十一年者鄭約大行人要服之內諸侯服數來朝  
一服朝當此三年以其侯服年年朝甸服二年朝四年朝  
六年朝八年朝十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是甸服於元  
年七年十一年無朝法使卿躬覲也男服三年朝六年  
朝九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於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  
朝法是亦使卿以上禮聘天子也采服四年朝八年朝十

二年從天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之法  
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衛服五年朝十年朝則元年  
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  
要服六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  
無朝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也故以軍禮同邦國注

謂威其不協僭差者軍禮之別有五釋曰既云同邦國  
則使諸侯邦國和同故鄭云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使之  
和協不僭差僭差謂若禮記郊特牲云官縣白壯朱干設錫之類皆是諸侯之僭禮也大師之禮

**用衆也**注用其義勇釋曰云大師者謂天子六軍諸  
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出征之法用

衆鄭云用其義勇者論語云見義不為無勇也見義謂見  
君有危難當致身投命以救君是見義而為故勇義兼言  
若朋友推刃是不義而勇也大均之禮恤衆也注均其地政地守

周禮十九

十二

洪乘

民釋曰此大均亦據邦國徧天下皆均之故云大均不  
患貧而患不均不均則民患故大均之禮所以憂恤其衆  
也鄭納地官均人云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彼注云政  
讀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衡虞之屬地職農  
圃之屬若然地征者與下地守地職為目也此云之賦即  
彼庄之稅一也此大均必在軍禮者謂諸侯賦稅不均者  
皆是諸侯僭濫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衆以均之故在軍禮也大田之禮簡衆也

注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釋曰此謂天子諸侯  
親自四時田獵簡閱也謂閱其車徒之數也云古者因田  
習兵者案書傳云戰者男子之事因蒐狩以閱之者  
車之大司馬田法引論語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證因田  
獵為習兵之事云閱其車徒者田獵之時有車徒旗鼓甲兵之事故云閱其車徒也大役之禮

**任衆也**注築宮邑所以事民力強弱釋曰鄭知有築  
宮邑者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是築宮也詩

又云築城伊匹是築邑也其靈臺隄防之等皆役民力鄭略之也云事民力強弱者論語云爲力不同科是事民力之強也

### 大封之禮合衆也

注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衆也

封疆者謂若諸侯相侵境界民則隨地遷移者則民庶不得合聚今以兵往正之則其民合聚故云大封之禮合衆也鄭兼言溝塗者古境界皆有溝塗而樹之以爲阻固則封人云掌畿封而樹之者是也

### 以嘉禮親

### 萬民

釋曰餘四禮皆云邦國獨此云萬民者餘四禮萬人所行者少故舉邦國而言此嘉禮六者萬民所

行者多故舉萬人注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而爲之其實上下通也

人心所善者而爲之制者案禮運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嘉禮有飲食男女之等皆是人心所善者故設禮

### 節以裁制之即下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釋曰此經

云飲食亦尊卑通有下文別有饗燕則經云飲者非饗燕是私飲酒法其食可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

### 也注

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大傳曰繫之以姓而

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釋曰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

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禮并飲酒之禮故並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

等者鄭彼注云親者稠疏者稀假令親兄弟歲四度從父昆弟歲三度從祖昆弟歲二度族昆弟歲一度是其一世

降一等云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者子孫雖有氏族不同皆繫之以正姓若魯姓姬子孫氏曰仲孫叔孫季孫之

屬氏族雖異同是姓姬故云繫之以姓而不別也云綴之以食而弗殊者謂繼別爲大宗者與族人行食禮相連綴

序以昭穆而不可效異也云百世而昏姻不通者以繫之

以正姓雖氏族異昏姻不得通行也云周道然也者對殷

道則不然以其殷道氏族異則得昏姻也引之者證此經以飲食相親之事鄭注引文王世子據人君法引大傳據大夫士法則萬民亦**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釋曰此一節陳

昏姻冠笄之事上句直言昏冠專據男而言亦有姻笄故下句兼言男女也若然則昏姻之禮所以親男女使男女

相親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配為夫妻是也冠笄之禮所以成男女男二十而冠女子許嫁十五而笄不許亦二十而

笄皆責之以**注**親其恩成其性釋曰案昏義壻親迎御成人之禮也輪三周是壻親之親之也者使之親己是

親其恩也云成其性者冠義云禮始於冠既冠責以為人父為人子為人臣之禮又內則云二十敦行孝弟是成其

性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釋曰言以賓射之禮者謂若射人王以六

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五正是賓射之侯也以此賓射之禮者謂行燕飲之禮乃與之射所以申歡樂之情故云親故

周禮十九

古

**舊朋注**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友也共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

邦冢君是也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辟釋曰云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者案大射禮以大夫為賓主案此云

王之故舊射之禮既行燕飲之禮明知王亦立賓主也云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若據即位為王已後亦

有以臣為朋友不得云故舊今云故舊朋友明據未為王時案文王世子周公居攝成王與伯禽在學與學子同居

又王制有王太子是為世子時共在學者也云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即所引秦誓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天子

有友諸侯之義言此者欲見經云朋友亦含諸侯在其中案洛誥周公謂成王云孺子其朋彼以成王以臣為朋友

則此朋友之中可以兼之矣引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辟者證諸侯為賓及王之故舊皆在議限與此經故舊

朋友並得為賓**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注賓客謂朝聘射相親之事也

者釋曰此經饗燕並言殊食於上者食無獻酢之法故別言於上與必飲同科此饗燕謂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饗享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履升坐無筭爵以醉為度行之在寢此謂朝賓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無數是親四方賓客也以脰膳

### 之禮親兄弟之國

注脰膳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

魚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脰 釋曰兄弟之國謂同姓諸侯若魯衛晉鄭之等凡受祭肉者受鬼神之祐助故以脰膳賜之是親之同福祿也鄭摠云脰膳社稷宗廟之肉分而言之則脰是社稷之肉膳是宗廟之肉是以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脰于社不勑注云脰宜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曰脰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脰注云膳祭肉又案異義左氏說脰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

周禮十九

十五

梁文

肉名曰膳以此言之則宗廟之肉曰膳社稷之肉曰脰之驗也而公羊穀梁皆云生居俎上曰脰熟居俎上曰膳非鄭義耳對文脰為社稷肉膳為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注云飾祭器是其祭器皆飾以蜃也云兄弟有共先王者謂若魯與周同承文王鄭與周同承厲王如此之輩與周同立廟是共先王也云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脰者石尚天子之上士故稱名氏言來者自外之辭歸者不反之稱是天子祭社使來歸脰引之證同姓有歸脰之事此文雖主兄弟之國至於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兄弟之國同故僖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注云胙膳肉周禮以脰膳之禮親弟兄之國不以賜異姓勑齊侯比之賓客又僖公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是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亦得脰膳之賜是以大行人直言歸脰以交



諸侯之福不辨同姓異姓是亦容有非兄弟之國亦得脰膳也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

**之國** 釋曰言賀慶者謂諸侯之國有喜可賀可慶之事王使大夫往以物賀慶之可施及異姓之國所以親之也

雖主異姓其同姓有賀慶可知故舉異姓包同姓也是以大行人云賀慶以贊諸侯之喜不別同姓異姓則兼同姓

**可注** 異姓王昏姻甥舅 釋曰若據男女身則男曰昏女曰姻若以親言之則女之父曰昏壻之父曰姻言甥

舅者嫁女與之則為甥王娶女來則為舅揔是昏姻之國也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

**之位** 釋曰此一經與下文為揔目以其大宗伯掌五禮禮所以辨尊卑故以九儀之命正諸侯邦國之位使之

不有潛 注 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釋曰云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

者下文從一命以至九命各云所受賜貴賤不同即此經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事義相成故云貴賤之位乃正

大三十  
小六三

周禮十九

十六

沈重刊

正則不潛濫也引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者證每命異儀 **壹命受職** 注始命

列國之士於子男為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鄭司農云受職治職事 釋曰云始見命為正吏者對府史胥徒非正

吏以其府史胥徒皆官長所自辟除未得王之命故以士得王命者為正吏也云謂列國之士者謂公侯伯為列國

下云七命賜國鄭注孝經云列士封疆謂之諸侯亦據公侯伯七命賜國則子男不得為列國也典命公侯伯之士

一命故鄭以列國之士解之也云於子男為大夫者典命子男大夫一命是也云王之下士亦一命者無正文直以

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名又典命大夫四命之下空文宜有三命二命一命故以王之下士一命解之若然典命

不見王之士三命已下者以其四命已上有出封之理故下云其出封皆加一等士無出封之理故不言以義推之

則上有三命已下也先鄭云受職治職事者 **再命受服** 設官分職止為治事故以治職事解之也

注鄭司農云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立謂此受玄冕之服  
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為卿卿大夫自立冕而下如孤  
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 釋曰先鄭云受服受  
祭衣服為上士者祭衣服雖不指斥服名以義推之先鄭  
云為上士則服爵弁服也言為上士者上一命先鄭雖不  
言王之中士下立同一命此言再命為上士則王之中士  
下士同一命可知也立謂此受玄冕之服者以司服云孤  
緇冕卿大夫同立冕此云再命受服明據玄冕也云列國  
之大夫再命者亦據典命公侯伯之大夫同再命而知云  
於子男為卿者亦據典命而言也云卿大夫自立冕而下  
如孤之服者此亦據司服之文案王藻注云諸侯之臣皆  
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則公之有孤之國孤緇冕卿  
大夫同立冕若無孤之國則公侯伯子男卿緇冕大夫玄  
冕士皆爵弁若然此注云於子男為卿卿當緇冕矣鄭云  
卿大夫自立冕而下如孤之服者據司服之成文而言也  
云王之中士亦再命者上文已差訖云士則爵弁服者凡

周禮十九

十一

梁文

言士者無問天子士諸侯士例皆爵弁以助祭也若然司  
服不見爵弁者以其王吉服有九自公已下轉相如其爵  
弁於天子諸侯非吉所用故不言案士冠禮皆有爵弁服  
是士之助祭服故士以爵弁為正也案先鄭解此九儀皆  
先言王臣後鄭皆諸侯為首以王臣亦之者後鄭見上云  
正邦國之位故以諸侯為首後以王臣亦之得其理也

### 三命受位

注鄭司農云受下大夫之位立謂此列國之  
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王之上士亦

三命 釋曰先鄭云受下大夫之位先鄭意以上士二命  
下大夫三命上大夫四命案王制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  
國之上大夫小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則諸侯之  
五大夫有上下案序官有中大夫下大夫則中大夫亦得  
名為上大夫矣故先鄭以下大夫三命上大夫四命即與  
命大夫四命者是上大夫也後鄭不從者以侯伯子男各  
位不同侯伯猶同七命子男猶同五命況中大夫下大夫  
名位既同何嫌不得同命也是以典命唯見大夫四命是

兼中下大夫故不從先鄭也立謂此列國之卿如有列位  
於三為王之臣者諸侯之卿大夫皆得聘天子今於三命  
乃云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者以其再命已下卑雖得  
聘天子不得言位於王朝是以據列國之卿而言故曲禮  
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注引春秋晉士起亦  
據晉國之卿三命而於天子稱士與天子三命之士同稱  
士即為四命受器注鄭司農云受祭器為上大夫立謂  
王臣也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禮運曰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下大夫亦四  
命釋曰先鄭云受祭器為上大夫上已破訖立謂此公  
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者曲禮云大夫有田者先為祭服  
後為祭器則儀禮少牢用成牲皆是有地大夫則自得造  
祭器今云公之孤四命始得有祭器者但未四命已前有  
地大夫雖得造祭器祭器未具猶假之使足至四命即具  
有言始有祭器者據始得具祭器而言引禮運者證未四  
命已前祭器須假之意云王之下大夫亦四命者約典命

周禮十九

十八

### 文五命賜則

注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為子男立謂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

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三  
為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  
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釋曰先鄭云出為  
子男者司農據典命而言立謂則地未成國之名者對下  
文七命賜國是成國此五命子男言則是未成國但成國  
之賦有三若以出軍言之春秋襄公傳云成國不過半天  
子之軍謂據公五百里而言以其侯伯為次國二軍故也  
若以執圭為成國而言可及伯即下經七命賜國者是也  
若以千乘為成國言之唯公及侯以其伯三百里不得出  
千乘故鄭注論語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是也王之下大  
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亦是典命文云賜之百里二百  
里之地者大司徒職文云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者此據  
下文七命賜國而言也云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者此  
舉後代以況義二十五成與夏殷五十里國亦與周時百

里二百里之國同名則故云則方五十里云合今俗說子男之地者時有孟子張包周及何休等並不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以王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等為周法故鄭指此等人為俗說也云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者言劉子駿等則有馬融鄭司農及杜子春等皆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周公大平制禮所定法故云識古有此制也引此諸文者證時有六命賜官注鄭司農云子男解則為五十里者故也入為卿治一官也

### 六命賜官

注鄭司農云子男入為卿治一官也

立謂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春秋襄十八年冬晉侯以諸侯圍齊荀偃為君禱河既陳齊侯之罪而曰魯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釋曰先鄭云子男入為卿治一官此後鄭不從者案典命唯有出封加一等無入加之文則出有加入無加今以子男五命入加一等為王朝六命卿於理不可且凡此上下文所言賜受者皆是自外之事今言賜官則是此六命之人使已有之今以賜官為賜當身治一官亦不

周禮一

二

李

可故後鄭皆不從也先鄭之義出加入亦如若毛君之義出加入減故晉詩云豈曰無衣六兮毛傳云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是出加入減也後鄭不從者諸侯入為王卿大夫其尊如故以為榮何得入則減之乎指如鄭武公桓公並入為王之司徒詩人美之若減何美之有乎明入不減鄭君之義出加入不減依於在國若言六兮者以晉侯入為王卿謙不敢必當七命之服故云六兮耳立謂此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者案載師有小都大都謂三公王子母弟所食邑小都王之卿六命所食邑如此六命已上賜之官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此則大宰云施則於都鄙建其長立其兩已下是三公王子母弟得立官如畿外諸侯但少一卿不足於諸侯而已言家邑雖與大夫家邑同名此則大都小都也卿大夫稱家故言家邑以表大小都耳引春秋者證諸侯以臣為官故荀偃對河神故稱其君名諸侯於外事亦稱官此經是也荀偃對河神故稱其君名諸侯於外事

皆稱曾臣言先後者先後謂七命賜國注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

左右謂伯偃左右晉侯也釋曰此後鄭先鄭所云皆據

與命而言以其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即七命是侯伯

之國八命作牧注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鄭司農云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

者也八命釋曰案曲禮云牧於外曰侯是牧本爵稱侯矣一

州二百一十國選賢侯為牧今鄭兼言伯者牧用侯伯不

定其牧若有賢侯則用侯若無賢侯則用伯可也故鄭兼

言伯其牧下二伯亦或用侯或用伯故詩旄丘責衛伯鄭

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時為州伯是牧下二伯亦

用侯也云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者侯伯七命今云八命

作牧明是侯伯加命也云得專征伐者案王制云諸侯賜

弓矢然後專征伐並據州牧而言以其弓矢之賜州內有

臣殺君子殺父不請於天子得專征伐之先鄭云一州之

牧牧養也即大宰一曰牧以地得民是也云王之三公亦

八命典九命作伯注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

命文五侯九伯者鄭司農云長諸侯為方

伯釋曰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是上公矣今云九命明

注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

釋曰此後鄭先鄭所云皆據

諸侯鄭司農云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

侯是牧本爵稱侯矣一

故鄭兼

伯者牧用侯伯不

是牧下二伯亦

諸侯賜

州內有

先鄭云一州之

三公亦

注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

五侯九伯者鄭司農云長諸侯為方

伯釋曰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是上公矣今云九命明

有功德加一命為二伯也二伯之文出於曲禮案曲禮云

王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引公羊傳云自陝以東周公主

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東西二伯也云得征五侯九伯

者僖公四年左氏傳云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

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賈服之等諸侯九州之伯若

然與天子何殊而為夾輔乎故鄭以為五侯者九州有九

牧牧即侯但二伯共分各得四侯半侯不可分故二伯皆

言五侯也言九伯者九州有十八伯各得九伯故云九伯

也此二伯其有違逆者各征半天下故云五侯九伯汝實

征之也引之者證二伯尊得征半天下之事也先鄭云長

諸侯為方伯者公羊傳云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

可及州牧并二伯故云方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伯伯長也是一方之長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注等猶齊等也 釋曰此經與下為總目有此王之鎮圭

而言邦國者以邦國為主也言等猶齊等者案禮記雜記

贊大行云博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其長短即玉

人所云皆依命數是其圭法也既命諸侯當齊等之使不

違法 王執鎮圭 注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蓋以

也 釋曰此鎮圭王祭祀時所執故典瑞云王晉大圭執鎮圭

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則餘祭祀亦執之云鎮安也所以

安四方者以職方九州州有一大山以為其州之鎮此鎮

圭亦所以鎮安四方也云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為琢飾

者以其諸侯圭皆以類為琢飾此字為四鎮之字明以四

鎮之山為琢飾也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四鎮者謂揚

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是也

云圭長尺二寸者案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是

也 公執桓圭 注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

桓為琢飾圭長九寸 釋曰此所執謂朝時案聘禮禮記

及典瑞所云者是已下皆據朝時也云公二王之後者案

孝經援神契云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是二王

後稱公云及王之上公者與命上公之禮及此上之九命

作伯官是王之上公也云雙植謂之桓者桓謂若屋之桓

楹案禮弓云三家視桓楹彼注四植謂之桓者彼據柱之

豎者而言桓若豎之則有四稜故云四植植即稜也此於

圭上而言下二稜著圭不見唯有上二稜故以雙言之也

云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者以其宮室在上須得桓

楹乃安若天子在上須諸侯衛守乃安故云安其上云

桓圭蓋亦以桓為琢飾者以無正文故亦云蓋也 侯執

云圭長九寸者案玉人云桓圭九寸公守之是也

信圭伯執躬圭 注信當為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

皆象以人形為琢飾文有麤縵可欲

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 釋曰鄭必破信為身者古

者對申字皆為信故此人身字亦誤為信故鄭云聲之誤

也云身主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琢飾者以其字若身躬故鄭還以人形解之云文有麤縹耳者縹細也以其皆以人形為飾若不麤縹為異則身躬何殊而別之故知文有麤縹為別也云欲其慎行以保身者此鄭約上下圭為義既以人身為飾義當慎行保身也云圭皆七寸者案玉人云信圭躬圭七寸侯伯守之是也

**子執穀** 釋曰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二玉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

**辨男執蒲璧** 注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為飾或以蒲為琢飾者此亦無正文故亦言蓋以疑之言或者非疑以其二玉用物不同故云或耳云璧皆徑五寸者案玉人爛脫大行人有五寸之

文也云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者以禽作六摯以等諸據上文五命賜則是未成國也

**臣** 注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 釋曰此亦與下為摯目宗下文有孤執皮帛而此云以禽者據羔已下以多為主

也案莊公傳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尚書五玉亦云贄則玉亦是贄此上下文玉為瑞禽云摯者此以相對為文故王以下言瑞天子受瑞於天諸侯受瑞於天子諸臣無此義故以摯為文鄭云摯之言至執之以自致者案士摯見新升為士皆執摯乃相見卿大夫亦然至於五等諸侯朝聘天子及相朝聘皆執摯以自致乃得見主人故以至

解摯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 也

**執鵞為工商執雞** 注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皮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

失其節鵞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羔鴈者以續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者自雉以下執之無飾上

相見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不言續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

皮與此孤卿大夫士之執手皆以爵不以命數凡摯無庭實

也

也

也

也

釋曰凡此所執天子之臣尊諸侯之臣卑雖尊卑不同命  
數有異爵同則執同此文雖以天子之臣為主文兼諸侯  
之臣是以士相見卿大夫士所執亦與此同但飾有異耳  
鄭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者案聘禮束帛加緝  
又云束帛乘馬故知此帛亦束束者十端每端丈八尺皆  
兩端合卷摠為五匹故云束帛也言表以皮為之飾者凡  
以皮配物者皆手執帛以致命而皮設於地謂若小行人  
圭以馬璋以皮皮馬設於庭而圭璋特達以升堂致命也  
此言以皮為之飾者孤相見之時以皮設於庭手執束帛  
而授之但皮與帛為飾耳云皮虎豹皮知者見禮記郊特  
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且皮中之貴者勿過虎豹故知皮  
是虎豹皮也云帛如今璧色繒也者但玉有五色而言璧  
色繒蓋漢時有璧色繒故鄭舉以言之故云如今璧色繒  
其璧色繒未知色之所定也云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  
類者凡羊與羔皆隨羣而不獨故卿亦象焉而不失其類  
也云鴈取其候時而行者其鴈以北方為居但隨陽南比

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其大夫亦當隨君無背云雉取其守  
介而死不失其節者但雉性耿介不可生服其士執之亦  
當如雉耿介為君致死不失節操也云鶩取其不飛遷者  
庶人府史胥徒新升之時執鶩鶩即今之鴨是鶩既不飛  
遷執之者象庶人安土重遷也云雞取其守時而動者但  
工或為君與其巧作商或為君與販來去故執雞象其守  
時而動云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績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  
者鄭意以經所執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同欲見飾之有  
異耳云自雉以下執之無飾者欲見天子士諸侯士同皆  
無布飾以其士卑故不異又引士相見已下者欲以天子  
諸侯卿大夫飾摯者異明天子孤諸侯孤皮不同此約  
卿大夫以明孤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也云此孤卿大夫  
士之摯皆以爵不以命數者但天子孤卿大夫四命  
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諸侯孤四命公侯伯卿三  
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卿一命大夫一命士不命但爵  
稱孤皆執皮鳥爵稱卿皆執羔爵稱大夫皆執鴈爵稱士



皆執雉庶人已下雖無命數及爵皆執雉天子諸侯下皆同故云皆以爵不以命數也云凡摯無庭實者案士相見皆不見有庭實對享私覲私面之等有庭實故此言無也

周禮疏卷第十九

# 周禮疏卷第二十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 公彥 等撰

##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注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

釋曰言作六器者此據禮神則曰器上文人執則曰瑞對此文義爾若通而言之禮神雖不得言瑞人執者亦曰器故聘禮云圭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實以聘可也尚書亦以五瑞為五器卒乃復是其人執亦曰器也

云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者此以玉禮神在作樂云作後故鄭注大司樂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是其以玉禮神與宗廟裸同節若然祭天當實柴之節也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者此金縢文彼以周公請天代武王死之說為三壇同墀又為壇於南方周公於前也焉告大王王季文王故植璧於三王之坐手秉桓圭引之

者證植璧於神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坐之側事也

## 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方圭

注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立冥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圓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

釋曰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者青圭已下有五天明此蒼璧禮天者是冬至祭圓丘者案大司樂云以鼗鼓雷鼗雲門之舞冬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別大神皆降是也云禮地以石爰至謂神在崐嶠者也者崐嶠與昊天相對蒼璧禮昊

者證植璧於神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坐之側事也

周禮二十

者證植璧於神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坐之側事也

者證植璧於神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坐之側事也

者證植璧於神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坐之側事也

者證植璧於神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坐之側事也

者證植璧於神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坐之側事也

者證植璧於神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坐之側事也

者證植璧於神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坐之側事也

者證植璧於神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坐之側事也

者證植璧於神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坐之側事也

者證植璧於神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坐之側事也

者證植璧於神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坐之側事也

者證植璧於神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坐之側事也

者證植璧於神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坐之側事也

者證植璧於神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坐之側事也

者證植璧於神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坐之側事也

者證植璧於神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坐之側事也

天明黃琮禮崑崙大地可知故大司樂云以靈鼓靈鼗夏  
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是也故  
鄭彼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示則主崑崙是即與此同也云  
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者此已下皆據月令四時迎  
氣皆在四立之日故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言之也知皆  
配以人帝人神者亦據月令四時十二月皆陳人帝人神  
彼止為告朔於明堂及四時迎氣配天帝而言告朔於明  
堂告五人帝告五人神配以文王武王必知迎氣亦有五  
人帝五人神者以其告朔人明堂至秋摠享五帝於明堂  
皆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天若然迎氣在四郊還是迎五天  
帝明知五人帝五人神亦配祭可知以其自外至者無主  
不止故皆以人帝人神為配也言蒼精赤精白精黑精者  
皆據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文耀鉤亦云  
靈威仰之等而說也云禮神者必象其類者即辟圜已下  
是象其類也案爾雅云肉倍好謂之辟好倍肉謂之環肉  
好若一謂之環是辟圜也云琮八方象地者天圜以對地

周禮二

二

卓受

方地有四方是八方也云圭銳象春物初生者雜記贊大  
行云圭剡上左右各寸半是圭銳也云半圭曰璋者案與  
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兩圭半四圭又  
云圭璧以祀日月是一圭半兩圭又云璋邸射以祀山川  
是璋又半一圭故云半圭曰璋公羊傳亦云寶者何璋判  
白亦半圭曰璋云象夏物半死者夏時薺麥死是半死云  
琥猛象秋嚴者謂以玉為琥形猛屬西方是象秋嚴也云  
半璧曰璜者逸禮記文似半圭曰璋也云冬閉藏地上無  
物唯天半見者列宿為又文草木為地文冬時草木枯落  
唯天上列宿仍在故云唯天半見故用半璧曰璜也此六  
玉所用則上璧下琮案覲禮加方明東方圭南方璋西方  
琥北方璜與此同唯上圭下璧與此違者邢彼注云上宜  
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也之至  
貴者也彼上下之神是日月扶陳玉与此不同也此經神  
不見中央含樞細者此四時迎氣皆在四郊小宗伯云兆  
五帝於四郊鄭注云黃帝亦於郊鄭是也易云天玄而地

黃今地用黃琮依地色而天用  
玄者蒼立皆是天色故用蒼也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

**之色** 釋曰言皆則上六王所禮者皆有牲與幣也言各放  
其器之色則上蒼璧等六器所有牲幣各放此器之

**色注** 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 釋曰知幣是從爵非  
禮神者若是禮神當在牲上以其禮神幣與玉俱設

若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是帛在牲上今在下明非  
禮神者也云若人飲酒有酬幣者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

以生人飲酒之禮況之案聘禮饗時有酬幣明此幣  
既非禮神之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 **以天**

**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

**防之** 注鄭司農云陰德謂男女之情天性生而自然者過  
時則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聖人為制其中令民三

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泆令無失德情性隱而不  
露故謂之陰德陽德謂分地利以致富富者之失不驕奢

月禮二十

三

黃安

則吝嗇故以和樂防之樂所以條蕩邪穢道人之正性者  
也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各異若齊性舒緩楚性急悍則

以和樂防其失令無失德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此皆露  
見於外故謂之陽德陽德陰德不失其正則民和而物各

得其理故曰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玄謂天產者動物謂六  
牲之屬地產者殖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

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  
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殖物作之使

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而  
能育其類 釋曰天產地產與陰德陽德無正文故先鄭

後鄭各以意解之不從先鄭天產是天生自然者以其天  
產地產相對產生也天生謂陰陽配合而生不由人之營

造當是六性地生謂由人營種即植物九穀之屬是也故  
天產地產皆不從先鄭也其陰德陽德後鄭又不從先鄭

者但言德者謂在身為德今先鄭以陽德為分地利以致  
富以身為德之與陰德為不露見自相違即知陰德為男

女之情亦非故後鄭皆據人身陰陽之氣解之先鄭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此說地產與天產天性而自然何異故後鄭亦不從也先鄭又云故曰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者取下文釋此也立謂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者馬牛羊豕犬雞並自然陰陽配合而生故謂之天產然萬物蠢動者皆自然配合獨言六牲者但以此經云以天產作陰德據人所膳食作動身中陰德故據六牲而言也云地產者殖物謂九穀之屬者九穀並是人所種植故云植物然草木皆地產今獨言九穀亦據此經云作陽德謂食之作動人身中陽德故據九穀而言也云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者以其陰主消物是虛純虛則劣動物是陽故須食動物六牲作之使動也云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者過謂氣大過大過則傷性傷性則奢奉僭濫故制中禮以防之禮言中者凡人奢則僭上儉則逼下禮所以制中使不奢不逼故以禮為中也云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殖物作之使靜者案

周禮二十

四

禮記云藻云顛實陽休是陽主盈滿故云陽氣盈純之則躁者陽氣主動不兼陰氣純之則躁故食殖物作之使靜知植物為陰者見聘禮致饗餼醢在碑東醢在碑西醢是穀之所為是穀物為陽之義也而此云植物陰者此以動植相對故動為陽植為陰彼以醢醢相對故醢為陽醢為陰也云過則傷性者謂大靜為傷性樂為陽故制和樂以節之陽氣盈案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故樂能損盈陰氣虛樂記云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故禮能濟虛云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者謂陰氣虛濟之使盈陽氣盈損之使虛故云陰陽平情性和也云而能育其類者即下文合天地之化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

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釋曰上文云中禮和樂是禮樂教世法故此經以禮樂並

行以教使之得所萬物感化則能合天地之化謂能生非類也又能生其種故云百物之產又以禮樂事鬼神則尚

書云祖考來格之等是也云以諧萬民者則尚書云庶允諧是也云以致百物者則尚書云百獸率舞之等是也

**注**禮濟虛樂損盈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能生非類曰化

而進以進為文者是禮濟虛進謂濟益是禮當濟益其虛使之實滿又云樂盈而反以反為文者是樂損盈反謂自

抑止是樂當自抑止使盈而不放溢也云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者言並行謂禮樂並行以教世則天地之間使不

盈不虛折中得所則四者乃得其和也言四者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共為一以事鬼神為二以諧萬民為三以致

百物為四也知化產共為一者以其化與產氣類相似故為一也云能生非類曰化者凡言變化者變化相將先變

後化故中庸云動則變變則化鄭云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為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又與鳩化為鷹之等皆謂

身在而心化若田鼠化為鴛雀雉化為蛤蜃之等皆據身亦化故云能生非類曰化也易云乾道變化亦是先變後

化變化相將之義也云生其種曰產者如凡祀大神享生胎生及萬物草木但如本者皆曰產也

**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泣玉鬯**

**省牲饗奉玉盥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太**

**禮**釋曰此亦法三才故享大鬼在其中帥執事而卜日者謂祭三者鬼神之時祭前十日大示伯先帥執事有事於祭

者共卜取吉日乃齊云宿眡滌濯者謂祭前一宿視所滌濯祭器看潔淨以否云泣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鬯

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鬯鬯但宗廟雖無禮神玉仍有圭璜璋璜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云

省牲饗者當省視烹牲之饗云奉玉盥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泣者盥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但盥與上鬯互見為義皆

始時臨之祭又奉之詔大號者謂大示伯告大祝出祝辭也云治其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神祭禮王親行之為大禮對下

小宗伯治小禮為小也詔相王之六禮者注於祭者宿申

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注於祭者宿申

戒也滌濯漑祭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鑊

亨牲器也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為祝辭治猶簡

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羣臣禮為小禮故書

涖作立鄭司農讀為涖涖視也釋曰案大宰云祀五帝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注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此注

云執事諸有事於祭者二注不同者以其大宰不掌祭事

故云執事大宗伯大卜之等卜日而已此大宗伯主祭祀

之事故摠諸有事於祭者也云滌濯漑祭器也者此滌濯

止是蕩滌以少牢有擗祭器故據而言之擗即拭也云玉

禮神之玉也者即蒼璧黃琮青圭赤璋之等及四圭兩圭

之類皆是禮神置於神坐也案九嬪職云贊玉盥注云玉

盥玉敷盛黍稷與此注玉為禮神之玉盥即非玉敷所飾

注不同者彼九嬪所贊贊后設之據宗廟宗廟無禮神玉

則玉盥不得別解故為玉敷此據天地為主有禮神玉故

周禮二十

六

李

與盥別釋也大宰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注云三者執

以從王至而授之彼所執據五帝此所奉據昊天與崑崙

故不同云始涖之祭又奉之者鄭據上云涖涖臨視也直

視看而已下云奉據手執授王故云祭又奉之云鑊亨牲

器也者案特牲少牢鑊即爨在廟門之外東畔也云大號

六號之大者謂若大祝云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示號三

曰鬼號四曰牲號五曰盥號六曰幣號之等是六號之大

者也云以詔大祝以為祝辭者經云詔大號大祝是事神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注王有故代行其祭事釋曰攝訓為代有故者謂王有

疾及哀慘皆是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嘏歷而皆飲

之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

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

事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

攝而薦豆邊徹

注薦徹豆邊王后之事及社稷外神等后夫人不與此言凡

釋曰天地

大祭祀王后不與謂后應與而不與又云大祭祀明非羣小祀則大祀者唯宗廟而已則攝而薦豆邊徹者鄭云薦徹豆邊王后之事是王后有故宗伯攝為大賓客則

攝而載果

釋曰此大賓客對文則賓客異散文則通故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是賓客為

諸侯通也大行人云大賓為五等諸侯大客即謂其臣是賓客異也案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再裸而酢此再裸者有后裸則亦攝為之內宰贊之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此皆無后裸王不親酌則皆使大宰宗伯攝而為之

注載為也果讀為裸代王裸賓客以醢君無酌臣之禮言釋曰知代王裸賓客以醢者見鬱人宗廟及賓客皆以鬱實彝而陳之即大行人所云裸與此裸皆用鬱醢也云君

周禮二十

七

無酌臣之禮者見燕禮大射諸侯禮皆使大夫為賓宰夫為主人是諸侯君不酌臣此大賓客遣大宗伯代裸是天子君亦不酌臣也云言為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者以其言代而為裸即是直裸不拜案鄉飲酒燕禮大射賓主獻酢皆拜送其送是王自為之以其恭敬之事不可使人故也引司農在下者不親為主即君不酌臣義合故引之在

下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

亦如之

釋曰朝覲會同即兼四時朝覲云則為上相者此則大行人云上公之禮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

三人是也云大喪亦如之者后及世子喪王為此王哭及拜賓則宗伯亦為上相也云哭諸侯亦如之者謂諸侯

薨於本國赴告天子天子為位哭注相詔王禮也出接賓

之大宗伯亦為上相與王為擯耳注曰擯入詔禮曰相相者五人卿為上擯大喪王后及世子也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為位而哭之檀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衣



釋曰云相詔王禮也者經三事為相皆是詔告王禮也云  
出接賓曰擯者據大行人云擯者五人四人三人而言也  
云入詔禮曰相者此據司儀云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  
入是入廟詔禮曰相此對文義兩通而言之出入皆稱擯  
也云相者五人卿為上擯者依大行人據上公而言此大  
宗伯為上擯若大朝覲則肆師為承擯四時來朝小行人  
為承擯案覲禮齊夫為末擯若待子男則三人足矣若侯  
伯四人者加一士上公五人者加二士今鄭云相者五人  
卿為上擯據此大宗伯是卿故指此上擯而言也云大喪  
王后及世子也者以其與王為上相則王在矣而云大喪  
明是王后及世子矣亦得見大喪所前或嗣王則大喪中  
兼王喪也云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為位而哭之者若來朝  
薨於王國則王為之總麻不應直哭之而已故引檀弓云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案彼注云麻不加於采經  
紵字以其逕哭諸侯著爵弁紵衣而王命諸侯則儻  
已不合加麻經於紵衣爵弁之上也

周禮二

八

果文

注儻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儻者進當命  
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  
策以出此其略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 釋曰云儻  
進之也者以命諸侯故知儻謂進使前以受策也云王將  
出命假祖廟者若諸侯命臣則因祭宗廟命之則祭統十  
倫之美五日見爵賞之施焉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  
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再拜受書以歸又云古者於禘也發  
爵賜服順陽義皆諸侯命臣必於祭時若天子命臣不要  
在祭時欲命臣當特為祭以命之故洛誥成王命周公後  
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策逸祝策惟  
告周公其後注云告神周公宜立後謂封伯禽是非時而  
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云立依前南鄉者此案司几  
筵云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  
鄉是立依前南鄉之事也云儻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  
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者史由  
王右以策命之者此案覲禮天子使公與文就館賜侯氏

命服時史由公右執策命之又案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拜稽首受書以歸天子無降立之事其餘則同命諸侯之史當王右以策命之云降再拜稽首登受以出約僖二十八年王命晉侯之事案彼傳云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當時晉侯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據彼文也云此其略也者但命諸侯其時威儀更有委曲今所言不盡故云略也云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者祭統所云者是也

###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注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

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立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釋曰此旅是祈禱之名是以知是凶裁凶謂年穀不熟裁謂水火也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者但祈謂祈請求福得福乃祠賽之祠賽則備而與正祭同故知禮不如祀之備也云上帝五帝也者案禮器云祀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風雨寒暑

周禮二十

九

陳使

非一帝之所能為此祈請亦是求風雨寒暑時非一帝故知是五帝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不從者禮無祭海之文又山川稱望故尚書云望秩于山川是也立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知者祭山川既稱望案大司樂有四鎮五嶽崩四瀆又與五嶽相配故知四望中有此三者言四望者不可一往就祭當四向望而為壇遥祭之故云四

###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注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釋曰大封謂若典命公八命

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其大封之事對封公卿大夫為采邑者為小封云則先告后土者封是土地之事故先以禮告后土神然後封之也注云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言后土有二若五行之官東方木官句芒中央土官后土此等后土土官也黎為祝融兼后土故云黎所食者若左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彼為后土神與此

后土同也若句龍生為后土官死配社即以社為后土其實社是五土摠神非后土但以后土配社食世人因名社

為后土耳此注本無言后土社為者見孝經及諸文注多  
言社后土因寫此云后土社故鄭荅趙商云句龍本后土  
後遷為社王大封先告后土立云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  
也鄭又荅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為社而祭之故曰社  
土社句龍為土官後轉為社世人謂為后土無可怪此中  
后土不得為社考聖人太平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  
典明后土土神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注頒讀  
為班班

其所當祀及其禮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及公卿大夫所  
食采地釋曰云頒讀為班者鄭於周禮所有頒皆讀為  
班班謂布也云班其所當祀及其禮者但名位不同禮亦  
異數既班其祀明亦班禮與之故連言禮也班禮謂若諸  
侯不得祭天地唯祭社稷宗廟五祀之等二王後與魯唯  
祭天仍不得祭地大都亦與外諸侯同其禮者若獻口上  
公九侯伯七子男五皆大宰之屬是也其小都與家則依  
卿大夫之獻亦大宰也云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以下者

周禮二十

十

鄭恐經鄉邑六鄉六遂非都家之內鄉邑故以明之謂都  
家之內鄉邑耳其都家之內鄉邑未必一如六鄉六遂家  
數但采邑之內亦有二十五家為里以上以相統領故一  
成之內得有董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發兵及出稅之  
法即謂之鄉邑也謂王子弟者以親疎分於大都小都家  
邑三處食采地言及公卿大夫采地者謂若載師職公大  
都卿小都大  
夫家邑也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釋

建立也言立邦之神位者從內向外故據國中神位而言  
對下經在四郊等為外神也言右社稷左宗廟者案匠人  
亦云左宗廟右社稷彼掌其管作此掌其成事位次耳案  
禮記祭義注云周尚左又案相公二年取郛大鼎納於大  
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若然  
周人右社稷者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尚尊尊之義此

據外神在國中者社稷為尊故鄭注郊特牲云國中神莫大於社祭義注周尚左者據內神而言若據衣服尊卑先王衮冕先公鷩冕亦貴於社稷故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云周尚左各有所對故注不同也注右故書位作立鄭司農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釋曰鄭知庫門內雉門外者後鄭義以雉門為中門周人外宗廟故知雉門外庫門內之左右也先鄭云古者立位同字者是古者假借字同也云古文春秋者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於世故稱古文

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釋曰自此以下云外神從尊至卑故先云五帝此不

云大帝者此文上下唯論在四郊以對國中右社稷左宗廟其大帝與崑崙自相對而在四郊之內有自然之圓丘及澤中之方丘以其注北為壇之營域五帝蒼曰靈威仰不在四郊故不言也注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

周禮二十

十一

十一

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實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位北日於東郊北月與風師於西郊北司中司命於南郊北雨師於北郊釋曰云北為壇之營域者案封人云社稷之壇謂壇土為之即此壇之營域一也不言壇者舉外營域有壇可知云五帝蒼曰靈威仰之等此於大宗伯釋訖但彼據禮神幣而言此據壇域處所而說故兩處各言之也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者案上注司農以為日月星海後鄭不從矣今此云道氣出入與上注不同者以無正文故兩注有異若然云道氣出入則非日月星海謂五嶽之等也故後鄭就足之還為五嶽之屬解之先鄭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者案史記云九皇氏沒六十四民與六十四民沒三皇與彼雖無三王五帝之文先鄭意三皇已祀之明并祭五帝三王可知後鄭不從者以其北五

帝已下皆據外神大昊句芒等配祭而已今輒特祭人帝於其中非所宜故不從是以取五嶽之屬易之也後鄭注云四類日月星辰者以其言類明以氣類而為位以祭之故知是日月之等知北日於東郊者案祭義云大明生於東故觀禮亦云拜日於東郊玉藻又云朝日於東門之外也又知北月於西郊者月生於西知風師亦於西郊者以其五行金為陽土為風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燥落由風故風亦於西郊也云北司中司命於南郊者以其南方盛陽之方司中司命又是陽故司中司命在南郊也云北雨師於北郊者以其雨是水宜在水位故知雨師在北郊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境內山川案僖三十一年夏四月猶三望服氏云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又上文先鄭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必知望祭中無天神者案哀六年云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爾雅又云梁山晉望又案尚書云望於山川則知望祭中無天神可知若天

周禮

卷三

禮記

神日月之等當入四類之內也若然尚書云望於山川必知四望非山川是五嶽四瀆者以其下云北山川丘陵之等山川既在下故知此四望北山川丘陵墳衍各因是五嶽之屬山川之大者也

其方

注順其所在

釋曰案大司徒職地有十等此

掌

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

注用等牲器尊卑之差鄭司農云五禮吉凶賓軍嘉

釋曰云用等牲器尊卑之差者謂若天子大夫已上大牢士少牢諸侯之大夫少牢士特牲之等其器謂若少牢四敦特牲二敦士二豆三俎大夫四豆五俎諸侯六豆七俎天子八豆九俎其餘尊壘爵勺及饗食之等各依尊卑之差

先鄭云五禮吉凶賓

辨廟祧之昭穆

釋曰案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

軍嘉者大宗伯職文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案祭法適土二

廟王制不言之者取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故略而不言二廟者故此摠云廟祫之昭穆諸侯無二祫謂始封太祖廟為祫故聘禮云不腆先注祫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君之祫是太祖為祫也父曰昭子曰穆釋曰案祭法

注祫之言超超然上去意以其遠廟為祫故云上去意也周以文武為二祫文王第稱穆武王第稱昭當文武後穆之木主入文王祫昭之木主入武王祫故云遷主所藏之廟曰祫也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周以後稷廟為始祖特立廟不毀即從不窳已後為數不窳父為昭鞠子為穆從此以後皆父為昭子為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

第稱也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釋曰云吉凶據人數而云五也又云車旗宮室之禁者謂若典命云國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以九以七以五為節言禁令者謂五服及車旗宮室皆不得上注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階下適當各依品命為法注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

五章才鄭注云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又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注云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自山而下孝經云非先王之法服注云先王制五服日月星辰服諸侯服山龍云云皆據章數而言今此注五服以為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不據章數為五者以其喪服自天子達於士唯一而已不得數服為五即知吉之五服亦不得數服故皆據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人為五也

之門子掌其政令釋曰此三族謂父子孫舉本而言推此而往其中則兼九族矣云辨親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則親輕服者則疏也云正室皆謂之門子者還據九族之內但是適子正體主皆是注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喪服正室亦謂之門子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元

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政令謂役守之事釋曰云三族謂父子孫者此據己上親父下親孫是父子孫比

釋曰云吉凶

釋曰云五服

即親親以三是也云以三為五者謂此父子孫之三以父親祖以子親孫則五也云以五為九者謂以祖親曾高以孫親曾玄即是五為九也若然不言以五為十乃云以五為九者齊衰三月章云為曾祖鄭注云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為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以此而言曾祖高祖服同齊衰三月期為曾孫玄孫服同總麻三月以尊卑服同故經云以五為九不須言以五為七也云政令役守之事者案諸子職云掌國子之倅若有甲兵之事致於天子惟所用之是其役事案官伯職云掌士庶子又有八次八舍宿衛之事是其守之事故揔云政令役守之事也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  
釋曰言辨其名物者若六牲皆有名若馬牛羊豕犬雞物色也皆有毛色若宗廟用駢之等云頒之于五官者六卿

六二十四小六十二 周禮三 古 潤

應言六官而云五者以其大官貳王治事尊而不使奉牲故五官也云使共奉之者謂充人養之至祭日之旦在廟門之前頒與五官使共奉之助王牽入廟即祭義所云卿大夫贊幣而從之彼雖諸侯法可況天子也

**注**

毛擇毛也鄭司農云司徒上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 釋曰先鄭云司徒奉牛已下皆案職知之若大司徒有牛人即云奉牛牲宗伯職有雞人即云共雞牲司馬職有羊人校人掌馬即云共羊牲奉馬牲司寇職有犬人即云奉犬牲是以先鄭依而用焉唯司空職云先鄭知主豕者五行傳聽之不聰則有豕禍是豕屬北方司空冬官 故奉豕牲也

**辨六齋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官之**

**人共奉之**  
釋曰六穀云名物者謂六穀各有名其色異故云名物也云與其用者六穀所用若六牲

六彝所用不同故須辨之云使六官之人共奉之者黍稷簋豆是婦人所奉之事故使六官之人奉之六官之人謂

若世婦職云也注齋讀為祭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  
宮之宿戒者也釋曰讀齋為祭者爾雅釋草麥稷也

字從米以次為聲其齋字從皿以齊為聲從皿不如從米  
故讀麥也云六粢黍稷稻粱麥苽者約食賢和王六食云

黍稷稻粱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注六彝雞彝  
麥苽而言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鳥彝犀彝黃

彝虎彝雉彝果讀為裸釋曰上二經皆云使共奉之此  
及下經不云使共奉之而云以待文不同者上二者官衆

故云使共奉此及下文並是司尊彝一職之事又是春官  
當司所主故直云以待也裸言將者將送也謂以圭瓚酌

之送與尸及賓故云將六彝之名出司尊彝也云果辨六  
讀為裸去諸文皆云裸故讀從之其實裸更讀為灌辨六

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釋曰案司尊彝唯為祭  
祀陳六彝六尊不見為

賓客陳六尊此兼言賓客則在廟饗賓客時陳六尊亦依  
祭禮四時所用唯在外野饗不用祭祀之尊故春秋左氏

禮二十

五

傳云犧象不出門也若然案鬱人云掌裸器凡祭祀賓客  
之裸事則上六彝亦為祭祀賓客而辨之而不言祭祀賓

客者舉下以明注待者有事則給之鄭司農云六尊獻尊  
上故略而不言象尊虛尊著尊大尊山尊釋曰云待

者有事則給之者所須則祭祀賓客是也上經六彝亦云  
以待鄭不言者上經不言祭祀賓客先鄭亦略而不言亦

就此以待祭祀賓客而解之先掌衣服車旗宮室之

鄭解六尊亦據司尊彝而言也賞賜釋曰衣服謂若司服裘冕以下唯有大裘不可以  
賞賜以其諸侯不合用之是以魯祭天用裘冕則

二王後祭天亦不得用大裘也云車旗者謂若巾車金路  
象路革路木路及夏篆已下亦得依所乘者賜之唯玉路

不得賜與大裘同是注王以賞賜有功者書曰車服以庸  
以魯用所之大路也釋曰引書者尚書舜典文孔云賜

以車服旌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注序事卜  
其能用

其能用 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

注序事卜 日省牲視



滌濯養食饗之事次序之時 釋曰云序事十日省牲之等

者此以經云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謂次第先後故取上入

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帥執事而卜日已下之事

下亦有省牲已下故取以證序事唯饗饗之言出於特牲

即大宗伯云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釋曰此

牲鑊一也 則大卜所云凡國大貞卜大注 號神號幣號鄭司農云大

遷之等視高作龜者是也 貞謂卜立君卜大封 釋

曰此言卜事而云神號者案大祝有神號幣號又案下天

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熾惡鄭云問事之正曰貞

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龜有天地

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此既言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

也先鄭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 大祭祀省牲既滌濯

大卜文不言大遷者引文略也 祭之日逆齋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釋曰此云 省牲既滌

周禮二十

十六

供樂

濯省鑊與大宗伯文同謂佐大宗伯其大宰省牲者察其不

如法其逆齋即大宗伯泣玉齋者是也大宗伯泣之小宗

伯迎之是相伏也其告注 逆齋受饗人之盛以入省鑊視享

時告備是其專職耳 腥熟時薦陳之晚早備謂饌具

釋曰知齋受饗人之盛以入省鑊少牢饋饗在廟門之外

明天子諸侯饗饗亦在廟門外今言迎齋明於廟門之外

迎入向廟堂東實之於簠簋也云省鑊視享腥熟者案禮

運云腥其俎熟其殺鄭云腥其俎豚解而腥之熟其殺體

解而爛之此謂祭宗廟朝踐饋獻節彼下文更有體其大

豕牛羊謂室中饋熟亦須鑊鄭不言略也云時薦陳之晚

早者陳謂祭前陳饌於堂東薦謂薦之於神坐皆有晚早

云備謂饌具者此饌具即堂東所陳陳滿即告告王祭時

已至當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瓊果 注將送也猶奉

行事也 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天子幸瓊瓊諸侯瓊瓊

曰云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者案小宰職云凡祭祀賓客以時奉

爵之事裸將之事注云又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裸送送  
深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以人道宗廟有裸此小宗伯又  
奉而授三者此據授王彼小宰據授尸謂瓚既在王手小  
宰乃贊王授尸故二官俱言也云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  
者大宗伯云大賓客攝而載裸者是也云天子用圭瓚者  
王人云裸圭尺有二寸者是也云諸侯用璋瓚者此謂未  
得圭瓚之賜者故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  
瓚則資鬯於天子是用璋瓚謂未得圭瓚賜者也是以祭  
義云君用圭瓚灌大宗用璋瓚亞灌鄭云大宗亞灌容未  
人有故是諸侯亦用圭瓚也若然天子用圭瓚則后亦用  
璋瓚也其諸侯未得圭瓚  
皆君與夫人同用璋瓚也

### 禮佐大宗伯

注小禮羣臣之禮 釋曰云詔相祭祀之  
小禮者謂王有故不親行事使臣攝祭則

為小禮故鄭云羣臣之禮云凡大禮佐大宗伯者大宗伯  
所云者小宗伯佐之也此經所云既未至職未輒言此者

周禮二十

十七

朱氏

此已下皆小宗伯專行事不佐 賜卿大夫士爵則儀

釋曰諸侯尊故大宗伯儋知 注 賜猶命也儋之如命諸侯  
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儋之 之儀春秋文元年天王使

毛伯來錫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釋  
曰云賜猶命也者但命謂以簡策以辭命之并加以服賜

自是以車馬賜之則賜命別矣而言賜猶命者欲見賜命  
相將之物故觀禮賜侯氏以車馬及命書與篋服同時也

云如命諸侯之儀者儀法雖同禮數則 小祭祀掌事

### 如大宗伯之禮

釋曰小祭祀謂王立冕所祭則小  
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宗伯也 大賓

### 客受其將幣之齋

注謂所齋來貢獻之財物 釋曰  
此謂諸侯來朝觀禮畢每國於廟

貢國所有行三享之禮諸侯以玉幣致享訖訖其庭  
賓之物則小宗伯受之以東故云受其將幣之齋也若大

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釋曰言大師者大起軍師以征伐云

帥有司而立軍社者謂小宗伯帥領有司大祝而立軍社載於齊車以行云奉主車者謂遷廟主亦載於齊車以行

也注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饗

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之主蓋

用石為之奉謂將行釋曰鄭知有司是大祝者見大祝職云大師設軍社故也鄭知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

廟而以其主行者見大誓及王制將出軍皆云類於上帝宜於社又曾子問云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故知也云社

主曰軍社者以其載社在於軍中故以軍社言之云遷主曰祖者此經直云奉主車雖不云祖鄭意欲取尚書賞於

祖為證故先言遷主曰祖也引春秋者定四年召陵之會將會衛子行荀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其使祝佗從祝佗

曰君以軍行祓社饗鼓祝奉以從若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祝不出境祝佗言此者欲見召陵之會是朝聘吉行大祝

有合行意時靈公抑遣行祝佗遂行引者欲見此經有司立軍社是大祝之事也引曾子問者欲見軍行天子諸侯

皆用遷廟木主行之意也尚書者是甘誓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誓士衆之辭引之者欲見軍行須軍社遷主也云

社之主蓋用石為之者案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被雖施於神祠要有石主主類其社其社既以土為壇石是

土之類故鄭云社主蓋以石之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奉謂將行者以曾子問云載於齊車又尚書用命賞於

祖故知奉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謂將行也

望釋曰其四望者謂五嶽四鎮四瀆三軍將有事與敵合戰之時則小宗伯與祭有司大祝之等祭四望之神以

求福但四望之神去戰處遠者不必祭之王注軍將有事之戰處要有近之者祭之故以四望言之也注將與敵合

戰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馮軍社之屬小宗伯與  
其祭事立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蓋司馬之官實典焉  
釋曰先鄭以與祭以上經讀之若然則與祭者與祭何神  
乎其有司將事於四望則有司自有事於四望矣不干小  
宗伯輒於此言之見何義也於義不然故鄭合為一事解  
之也鄭知有司是大祝者案大祝職云大師國將有事於  
四望與此義同故知有司大祝知司馬實典之者以其軍  
事是司馬所掌故知司馬實典主其事也無正文故云蓋  
以疑也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

言大甸者天子四時田獵也云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者  
謂田在四郊之外田訖以禽獸饋於郊者將入國過四郊  
四郊皆有天地日月山川之位便以獸薦於神位以敬神  
非正祭直是野饁獸於郊云遂頒禽者因事曰遂以在郊  
饁獸訖入至澤宮中而射以主皮注甸讀曰田有司大司  
行班餘獲射之禮故云遂頒禽注馬之屬饁饋也以禽

月禮二十

七

注

饋四方之神於郊郊有羣神之兆頒禽謂以予羣臣詩傳  
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  
而分之釋曰甸者以郊外曰甸獵在甸地故云甸今讀  
曰田者義將兩兼非直獵在甸地亦得取田義以其似治  
田去不秀實故以田言之云有司大司馬之屬者以其軍  
事是司馬之事故大司馬職云徒弊致禽饁獸於郊故知  
大司馬之屬但小宗伯不可帥大司馬身故知所帥者司  
馬之屬官故以之屬言之也云四方之神者即天地山川  
之等云郊有羣神之兆者上文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  
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各於其方是羣神之兆也引詩傳者  
證頒禽之義大哉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釋曰

云大哉者謂國遭水火及年穀注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  
不熟則禱祠於上下天地神祇也求福曰禱得求曰祠  
謂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鄭司農云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  
釋曰鄭知執事之中大祝及男巫女巫者見大祝職云國

有大故天裁則彌祀社稷司巫云國大裁則帥巫而造巫  
恒男巫職中雖無事其司巫所帥者即帥男巫也女巫職  
云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是以鄭君歷而言焉以充事也  
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兩言之者欲見初禱後得福則祠

之 **王山崩大肆以秬鬯泐** 注鄭司農云大肆大浴也社  
子春讀泐為泯以秬鬯浴尸

之謂大肆始陳尸伸之 釋曰先鄭與子春所解皆不釋  
肆字故後鄭就足之特解肆為始陳尸伸之者肆訓為陳

為伸故也必用秬鬯者以死者人所惡故以秬鬯浴尸使  
之香也大祝職云大喪始崩以肆鬯泐尸小祝又云大喪

贊頌彼二官已掌之此 **及執事泣大斂小斂帥異**  
言之者察其不如儀也

**族而佐** 注執事大祝之屬泣臨也親斂者蓋事官之屬  
為之喪大記曰小斂衣十九稱君大夫士一也

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異族佐斂疏者可以  
相助 釋曰鄭知執事是大祝之屬者案大祝職云大喪

周禮二十

二十

陳高

贊斂明大祝執事小宗伯泣之云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為  
之者以其諸處更不見主斂事者事官又主工巧之事以  
無正文故疑事官之屬為之也引喪大記者以天子之喪  
大小斂稱數無文故約諸侯法推出天子斂之稱數也案  
喪大記注小斂十九稱法天地之成數故尊卑同至於夔  
與大斂乃異大斂五等諸侯同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也  
天子大夫士約與諸侯之卿大夫士同以其執贊同故祿  
與廟數及襲斂亦無嫌也云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者  
此異族據  
姓而言之

# 周禮疏卷第二十



